

多年来,我每天下午散步形成一个规律,从小区出门右拐沿着小井峪街上去,绕过古玩市场到南内环西街,拐到和平南路往北,最后回到原点,一圈也就50分钟,7000步左右,基本达到了锻炼目的。

小井峪街上有户人家,一到了夏天就在窗户下面晾晒一些青菜。第一次看到时,我驻足思忖,为什么要晒青菜呢,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为冬天储备的。

在农村生活时,时常看到晾晒青菜的情景。每家院子里都有一根晾晒衣物的铁丝网,也能晾晒青菜。人们把豆角穿成串,搭在铁丝网上,香菜也可以晒,晋北人还晒麻麻花。香菜和麻麻花属于调味品,做汤面或馄饨时放些香菜,立马提升了品质;和子饭里有了麻麻花,一定认为是行家里手所为。干豆角是专门为冬天做米旗子饭准备的食材,有没有干豆角,米旗子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

小井峪街上的这户人家每年晾晒青菜,在别人眼里可能视而不见,在我眼里却大有堂奥。我想,这家的主人一定来自农村,而且还是一位老人。他把农村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城市,丝毫不认为此举有失体面。晒的这些菜也不可能是买来的,估计是从菜市场捡的。早市或者晚市,总有人挑挑拣拣后剩下的叶子和菜梗被摊主丢弃,捡回来晾晒成干菜是一种既环保又节约的文明之举。

青菜在菜摊主眼里是最赚钱的,同时也容易赔钱,一定时间段里卖不完就会掉价。我们常常看到菜摊主拿着喷壶不断往蔬菜上喷水,让它保持新鲜。卖不掉的尾菜,就被摊主摆到马路牙子上便宜处理了。

就有人专门盯着买这些打折菜。父亲在世时,总是叮嘱保姆留意马路边处理剩菜的摊子。保姆每次买一大堆蔫了的菜回来,便宜是肯定的,就是择起来费劲,保姆一脸不高兴。保姆不高兴没关系,父亲高兴就好。

父亲自有他的道理,他认为菜摊主处理的尾菜并不是烂菜,只是蔫巴了,但是价格要比新鲜菜便宜很多,经济账算起来肯定划算。父亲原在供销系统工作,职业生涯就是在一分一厘中度过的。如今经营自己的小日子自然要精打细算,不该花的钱一分也舍不得。我们曾劝他吃点新鲜菜对身体好,父亲不听,很有主意。

但是,父亲有一点做得很坚决,从来不吃剩饭,也不加饭,哪怕一点点也不。这就对做饭要求很高,多也不行,少也不行。你可能会反驳他,不吃剩饭,却吃马路牙子上买的尾菜,不是相互矛盾吗?父亲不这么认为,那些便宜菜淘洗干净做出来也是新鲜的。理是这么个理,无法反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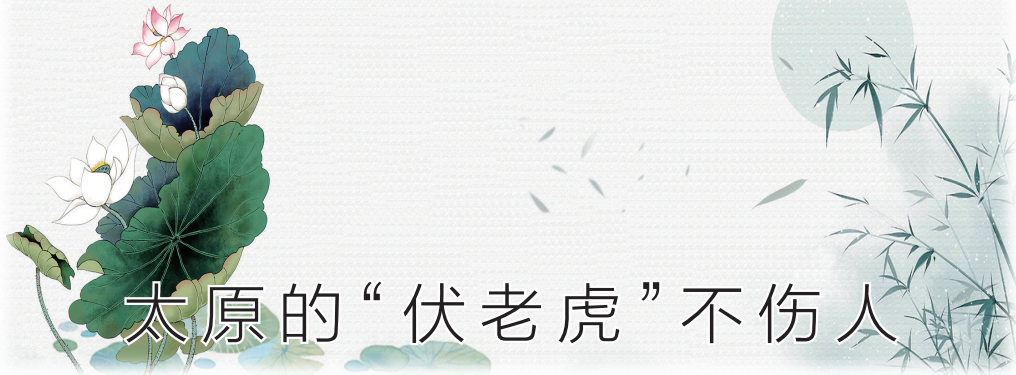
不管父亲怎么辩解,说白了还是舍不得花钱。他难道不知道鲜嫩的菜好吃吗,从饥饿年代过来的人,苦日子过怕了,只怕再回到过去的时光,家有余粮心中不慌,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过日子确实是一门学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,自己的经只能自己念,别人念不了,也无法抄作业。

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向父亲看齐,学他的生活态度、人生观念。后来发现,一代就是一代,代际之间的缝隙无法弥合。虽然父亲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,但是更多地方的缺憾无法弥补。年代感、观念感、习惯感,诸多不同导致我无法与父亲靠齐。

我是敬重父亲的,甚至在很多方面愿意与父亲共情,但事实上,真的无法做到。不是因为我叛逆,是时代的抉择所致。我理解小井峪街老人晒干菜的举措,但是我不去模仿,也不会去追随,我的时代要求我必须往前走,不能往后退。我一度留恋过往,留恋那些美好的事物,但是,事实告诉我理性高于一切。

花儿开了,我们为花儿高兴;花儿谢了,我们不必为花儿悲伤。因为,接下来,有更动人的故事在紧锣密鼓地续写,那就是硕果的无私奉献。



太原的“伏老虎”不伤人

郝妙海

昨日“入伏”,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日子到了。在太原,有人将这一段酷热难耐的日子称为“伏老虎”。然而,生于太原,又在太原生活了近80年的我,却觉着太原的“伏老虎”其实温柔得很,并不伤人。

三伏天或30天,或40天,但太原的“伏老虎”要威风的时间只有其中很有限的一段日子。而且,这一段日子中,“老虎”发威也仅仅只有中午前后的一段时间。太阳一落,几乎就虎威尽收,午夜一过,则更是凉爽宜人。所以,太原的农人们伏天下地时大都搭个早、赶个晚,中午正好可以多歇一会儿。

相对于中国好多“火炉”城市、“蒸笼”城市来说,太原的“伏老虎”真是温柔得十分可爱。看似骄阳似火,实则可躲可避。且不说早晚那个凉爽舒适劲儿,就是大中午,只要飘几朵云过来,有几滴雨落下,那暑气顿时便消减了大半。或者,微风阵阵,扑面而来的也是丝丝凉意。更可人的是,如果你实在适应不了,就随便找块阴凉地,或墙根底,或树冠下,太阳晒不着了,立马感觉就凉爽了。而如今,在绿荫遍地的太原,这样的条件太容易满足了。甚至,你戴个小凉帽,

撑把小阳伞,也尽可悠哉游哉地上大街。这段日子正是大秋作物拔节并扬花吐穗的关键时期。若这“老虎”不威风几天,那秋天的收成还真没把握呢。为了不耽误农时,农人们会头戴一顶大草帽,在地里劳作。

小时候,老宅街门外有棵大榆树,树的枝干伸过院墙,直达房顶。炎炎夏日午饭后,我常会和父亲拎个席片,提个芭蕉扇,仰躺在屋顶的树荫下。父亲扇一会儿便会呼呼睡去,我却看着老榆树枝叶间那或隐或现的朵朵白云发呆。有时,天太热了,尽管不停地摇着扇子,但脸上仍会渗出滴滴汗珠。曾经也埋怨,这夏天真是太难熬了。

及至长大后,在伏天因公出差,去过石家庄,赴过重庆、武汉,“享受”过了那躲也无处躲、藏也无处藏的酷热煎熬后,才发现,故乡的夏日真是太可爱了。生在太原,真是一种幸运。

太原的“伏老虎”不伤人,尤其是经过多年来的治理,有了从老龙头起首穿城而过的汾河,以及晋阳湖等众多自然空调的加持,太原的夏日更是越来越宜人了。外地的朋友们若不相信,可以来体验一下。

一双睁开的眼睛

毛旭初

在万柏林区的繁华地带,坐落着一座集自然风光、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公园——漪汾公园。它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“后花园”,也是太原市首批以晋阳文化为主题的公园之一。

在漪汾公园的北区,绿树掩映间,一座青铜塑像总能吸引游人的目光。1.2米高的底座上镌刻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“徐继畲”三个大字,2.5米高的塑像披着清朝官服,手持书卷,面朝正西,双目炯炯有神。这位老者便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“开眼看世界”第一人的山西籍思想家——徐继畲。

这里常有老人驻足凝望,总有孩子踮着脚,一遍遍读出碑文上的生平简介:“山西五台东冶镇人,中国近代史上率先‘正眼看世界’的思想家。”铜像无言,文化的种子却在每一行字的诵读中悄然播下。

百余年前,这位从山西走出的进士在厦门亲历了鸦片战争炮火,发出了超越时代的叩问。他认识到,东西方真正的差距不仅在坚船利炮,更在国体制度、工商设置。他用5年时间编撰了一部十几万字的《瀛寰志略》,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洲各国的疆界位置、物产风俗、历史沿革等情况,附上42幅地图,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。书中,他称许华盛顿的推举之法是“创古今未有之局”。这本书被日本人奉为“通知世界之南针”,助推了明治维新。它对后来的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,康有为、梁启超皆以之为西学启蒙的第一站。

有趣的是,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的致辞中提到,华盛顿纪念塔第十层嵌着一块中文石碑。那是1853年,一位传教士读了徐继畲的《瀛寰志略》后大为震撼,将自发刻好的石碑漂洋过海运去美国的。碑上镌刻的,正是当年那位从未出过国的中国



官员徐继畲对华盛顿的高度评价。170多年过去了,那块汉字碑依然完好地嵌在那里,见证着一个东方古国的通透与自信,不必卑,亦不必亢,从容地与另一种文明平等对视。

每次路过这尊铜像,我都忍不住想:明明置身于封闭保守的时代,为什么可以拥有如此开阔的视野?答案或许就刻在雕像背面:“终生以国事为重,耿直敢谏,持正不阿。”

在许多人眼里,这只是一尊青铜像,但走近了,会发现它更像一座精神之塔。天地广阔,中华文化的自信正是来自这种一脉相承的宽阔眼界——敢睁眼看,敢俯身学,如此,一个民族才能真正强健起来。

如今,徐继畲的塑像矗立在以“漪汾”为名的公园里——汾水之滨,波光潋滟,正象征着他开阔包容的胸襟。铜像不言,下自成蹊。每一次驻足凝视,都像一次跨时空对话,徐继畲的目光,还在照亮今天。

晨光中,铜像与周围晨练的老人、嬉戏的孩童构成一幅奇妙的画面,百余年前那个主张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驱,就这样默默守望着家乡的岁月静好。